

张立文 主编

儒学精华

下

北京出版社



94995

张立文 主编

儒学精华

下

北京出版社

【明】王守仁 撰

传
习
录

目 录

传习录	一六八五
人谱	一八〇五
明夷待访录	一八九九
读四书大全说	一九二一
孟子字义疏证	二二八一
孟子微(节选)	二四三九

1720/55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爰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膺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自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聲歎或先懷忍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

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托狂譽貴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爰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乎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舜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克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

姓修已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

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朱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

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

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好色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臭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臭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會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知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餓必已自餓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思要

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
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
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功
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
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
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
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情懵懂的任意去做全不
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
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
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
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
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
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
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
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未

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
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
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
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
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
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
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
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
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
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
可徇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
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
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
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
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

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戚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着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高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戚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脩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天壽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爰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

無可疑爰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

碍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致知則意誠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而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

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而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効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効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說說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

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俾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救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

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鍾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悖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爰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爰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

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子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道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淵

踈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畧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闕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黃之世子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况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畧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畧之可也三代以

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明。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削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

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則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者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樂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言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

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畧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騰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夫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

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志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者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緣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

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

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亦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似要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萌芽猶未有輪及其有輪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

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
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
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
只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
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心上體當即可通
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
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
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為二此在
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先生
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
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

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
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
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
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
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
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
之發也過父便謂之孝過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
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
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
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
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